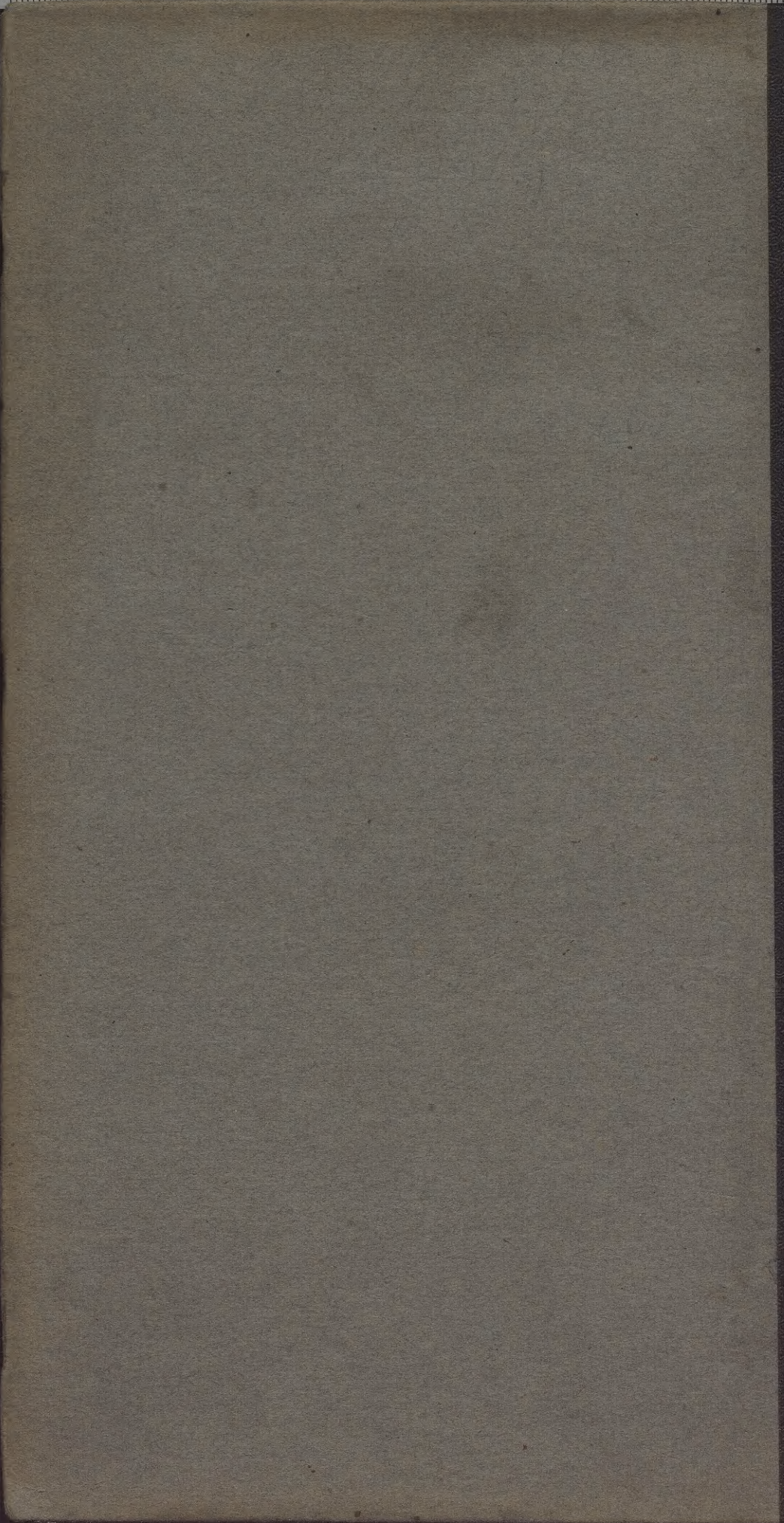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傳 616.11
787
=1-2

孔子年譜綱目
國 2 冊
書 號 13540
(全訂 1冊)

孔子年譜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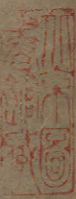
4112.1

1034

孔子年譜
綱目

高郵夏元開編輯

孔子年譜綱目弁言



本圖
元角

儒者誦法孔子童而習之白首不渝其一生德業文章功名富貴皆從此出乃或問以孔子事跡則纏纏言之者十無四五也更問以某歲有某事某事在某歲則愕眙而相對已矣雖然孔子行事散見於論語家語左國子史諸書紛綸錯雜未有統紀其不知也固宜遷史孔子世家稍能綜輯而考證或疎疑誤滋甚嗣後雖另有編次大抵皆沿史舛而亦或舛於史求其條貫井井使尼父生平瞭如指掌則空谷足音

孔子年譜弁言

一

也愚甚歎焉鉛槧之暇取諸書研味參訂僭擬紫陽
修史例彙次成帙名曰孔子年譜綱目匪敢自附於
闕里功臣蓋欲使誦法孔子者假此爲津梁耳孟子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
寥寥之意也但憾採擇多遺鑒裁無當則指其謬而
刪定之所望於後之君子

後學高郵夏洪基謹識

孔子年譜或問

或問於夏子曰孔子大聖歷代有封謚焉曷爲譜廿
年而弗以稱也曰孔子道尊德隆自足萬古不以
謚重也且非後世一代之封謚所得專稱也曷爲止
必書甲子也曰明天道也天道明於上則人事定於
下也曷爲書周某王某年也曰尊王也尊王孔子之
志也曷爲復書魯某公某年也曰著宗國也著宗國
則曷爲分書也曰示不敢與周齒亦尊王之義也曷
爲書生於魯也曰魯父母之邦也紀其實也曷不書

孔子年譜或問

魯孔子生也曰孔子天下一人非魯所得私也於魯云者天下之詞也曷爲書孔子某歲也曰史法也帝王則紀年孔子則紀歲其例一也二歲曷爲亦書也曰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雖或無事必書首時而朱子綱目於舊史無事不書之年亦著某甲子某歲年所以備編年之體也今修孔子之年譜故必遵孔子之書法也爲兒嬉曷爲書也曰此禮樂之宗入小學及志於大學曷爲書也曰孔子之聖於此始基也曷爲書初仕於魯也曰孔子之位天下

治焉初之云者小試之端也曷爲書始教也曰之師道立而萬世之教法行也問官問禮學琴鼓書也曰學無常師孔子之所爲聖也適周易不書樂也曰以老聃往也曷爲書齊侯來問政也曰有以來之也且以愧本國之君大夫也曷爲書適齊也曰魯亂也無君之國不能一朝居也曷爲書修詩書禮樂也曰六經之道日星炳而江河流刪定之功所爲大也公山佛肸之召曷爲書也曰此用行之機也孔子之聖無可無不可也仕魯曷爲屢書也曰幸之

也幸大行之有兆也曷不書魯用之也曰孔子之仕
實孔子之能用魯非魯之能用孔子也相夾谷曷爲
書也曰文經武緯所爲折衝於樽俎也墮三都曷爲
書使也曰強公弱私雖仲由之謀實孔子之願也誅
少正卯曷爲書也 政刑之大者也適衛曷爲特
去魯也曰以仕魯也仕於魯而不終仕於魯使大
之作用不獲竟故爲魯惜也且以罪其君大夫也
則曷不書受女樂也曰孔子以微罪行也歷聘曷
書也曰皇皇道路靡邦可依道之窮也畏匡拔樹

陳蔡曷爲書也曰道大莫容明夷而艱貞也居魯則
不書在而居他國曷爲必書在也曰魯父母之邦也
他國則非父母之邦也且其在齊也以失君其在陳
衛諸國也以失位皆不得已而去者也春秋書公在
乾侯綱目書帝在房州類也曷爲書楚子來聘也曰
道不行於諸夏而求之夷末之之極思也曷爲書反
魯也曰魯召之也魯召之則曷爲不書也曰非君大
夫之誠也反魯曷爲書問政也曰幣召以歸而不能
用僅一諮訪焉猶無召也敘書記禮刪詩正樂讚易

以教弟子曷爲書也曰不得見諸實事聊復托諸空
言寄諸吾黨也作春秋曷爲書也曰天子之事孔子
之志也曷爲必書獲麟也曰以所感而起也請討陳
恒曷爲書也曰使亂賊有所懼也春秋書弑君此書
請討其義一也曷爲書卒於魯也曰泰山頽梁木壞
哲人萎匪直爲魯惜之爲天下惜之也此其書法之
大略也

年譜凡例

書各年譜義取編年故某年某事必詳攷而辨訂之
有疑者則仍以疑傳焉不敢臆決也

大書者爲綱其詞簡要皆先聖學教出處大關
餘不得備書猶春秋之經也其義則於或問發
之格書者爲目其詞詳核所以述綱之事猶春
秋之傳也若綱不著而目載者亦猶春秋無經之
傳也

先聖事蹟散見諸書互有同異今酌取二或刪推完

瞻者錄之其或雜輯諸書彙次七等類稍用已意
彙括竄易字句以竊比涑水纂言三等之例

是編專述先聖履歷凡平居講論四答之語不關行
事莫攷歲年考五錄

事有雜出者逸去即虞漏並錄則虞冗今各以次分
註於下以便覽其誕妄不經者畧之

闕里志不備載弟子姓名而間書某年某弟子生蓋
從家語推之也然家語七十子強半無攷且首敘
顏回年歲已誤其他可知而史記所紀更復參差

不合茲悉不錄

先聖一言一行不厭詳之其六事稍見者則節錄元
文畧著顛末以備七及八之述

諸書所載有事詞迥異者亦因類分註以備參攷而
或附以辨論之詞

采輯諸書或直錄元九之良參十之衆本不便標出某書
其分註標其書者則事詞之異者也

諸儒論斷之語間採其精確者以備論世知人之意
其愚見偶及亦竊附焉

孔子年譜綱目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二年 十月庚子孔子

生於魯基按公羊傳孔子生於十一月庚子諸書多因

庚子想公羊緣孔子妊十一月而生故誤耳穀梁傳書

於十月之末孔子家譜因之其紀近是或又云是二十

一日不知二十一日乃已酉十月之庚子非庚戌十月

之庚子也以春秋經傳推之則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

日其書十一月及二十一日者皆誤也後閱羅泌路史

其說正同益以自信乃五行書又謂孔子生於庚戌二

月二十三曰庚子 斯亦不足辯也已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

普綱目

一

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
 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
 相成王討誅之乃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卒其
 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一嗣微子後號微仲生宋公
 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其及襄公熙史記作煬公熙生
 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基按家語弗父何與厲公皆襄
 公子而闕里世載以何為緡公
長子史記宋世家亦以厲
 公為緡公子當必有誤何遜國於弟厲公自後世
 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
 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

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宣聖世紀曰春秋時有三
 孔鄭有孔張鄭公族姬姓

也衛有孔達傳孔圉孔悝非姬姓亦非子姓蓋孔父
 姓同而族異也獨子姓孔氏為夫子之族云

生木金父一云子木金父金父生皋夷一云皋夷生防叔避

華氏之禍而奔魯遂為魯人家語註曰按左傳桓公
 元年為宋殤公末年華

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欲奪之遂殺孔父嘉而取其
 妻何孟春謂杜預稱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此云至

防叔始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十年而莊公立十九年
 按宋世家華督弑逆為殤公十年而莊公立十九年

至潛公十一年宋卿南宮萬弑湣公因殺華督諸公
 子與萬黨爭弑立國亂疑孔防叔避亂乃在潛公末

年非即殤公末年孔父嘉之禍也基按此論甚核
 但不避於華督殺孔父嘉之日而避於南宮萬殺華

督之日似有可疑再攷闕里世載云嘉為華督所殺
 其子奔魯始為陬人路史亦云孔父嘉之難子木金

父逋於魯其說近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為

是附記之於此襄公十年晉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馮懸門發隙人紇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

孟皮字伯皮一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

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隙大夫雖父祖為士實先聖王

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

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其幼微

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

之史記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註云蓋謂紇老而微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

不合禮儀。基按家語明言微在從父所制既往廟見其非不合禮儀審矣遷既誣妄而註復為之飾說

非也路史反以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

家語為妄何耶

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其山五峯連峙名五

即尼山也顏氏所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所降之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基按聖母因夫老而私禱以

祈子未為越禮乃或有謂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

之理必父母同禱者亦迂甚矣新安陳氏以為孔子

父禱於尼丘故孔子名丘字仲尼演孔圖曰微在遊

不知何據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

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史記曰生

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基按孔子以禱尼丘而

得名於理為正演孔圖所云則近誕矣宋人又有謂

先聖初名兵後乃去下二筆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

孔子年譜綱目

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姪十一月生於魯昌平鄉陬邑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伏侯古今註曰孔子生之夕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蔡復賞曰五老降庭玉書天樂事不經見先儒皆以為異疑而不載不知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况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孔子生有異質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恠哉

凡四十九表反手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額牛

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叅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人皆謂之長人孝經鉤命訣曰仲尼牛唇吐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雉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背又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又夫子輔喉○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蹠狄兔不以力聞

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有一月孔子生
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
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前編
日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
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
法然不可攷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
之年也當從史記○基按孔子惟生於襄二十二
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
實前編從之是也而索隱以爲少一歲何耶若如
公羊穀梁傳則自己酉迄壬戌是七十四歲反多
一歲矣此蓋曉然可見者而前編乃疑日再食非
生聖之年不幾迂耶又周正建子而春秋每歲首
書春王正月是改夏之十一月爲正月而以仲冬
爲春孔子所以有行夏時之論非如商之建丑以
十二月爲歲首漢之建亥以十月爲歲首也索隱
謂周正十一月屬明年而前編又疑春秋用夏正
何不思之甚耶

基又按國朝宋濂著孔子生卒歲日辯於生年
從公羊穀梁於生月從穀梁而於生年從左傳左
作七十四歲蓋謂公穀爲傳經家當有誦師以相
授其言必有據依又在司馬氏之前故信史不如
信傳是固然矣然愚攷之孔子作春秋其褒貶意
義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丘
明恐失其真因經立傳於是素王素臣之目其
授端木氏者傳於公羊高子平子地子也
敢子壽度秦至漢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筆於書
而卜氏春秋傳於穀梁赤以授孫卿孫卿後爲瑕
丘江公魯人榮廣王孫皓星公至蔡千秋始顯於
漢宣之世夫歷年既久又以口授至漢乃成書以
顯寧必無誤而公羊書月已訛亦安在盡可據也
且孔子七十三歲生於庚戌卒於壬戌見之諸書
者相傳已以今乃謂七十四歲似乎駭聞而蔡復
賞因之編歷年事蹟每歲率先一年較諸書獨異
愚未敢從也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襄公二十三年 孔子二歲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歲父叔梁紇

卒

癸丑 靈王二十四年 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四歲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五歲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 孔子六歲為兒嬉常

冰俎豆設禮容

基按史記及闕里世載此事不著年而宣聖世紀人物攷四書備攷皆繫之六歲不知何據然大約不出此一年也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 襄公二十八年 孔子七歲入小學

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十一歲才過平仲 蔡復賞曰按左傳襄

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為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即又按晏嬰在景公時治東河各顯諸侯今東阿屬兗州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則聖人蒙學之時其入平仲學也或者其可信歟

丁巳 景王元年 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八歲

戊午 景王二年 襄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

己未 景王三年 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十歲

基按是年鄭子產不毀鄉校孔子以為仁蓋既長聞是事而追論者歷年事蹟載於此以為孔子天子手譜綱目

縱之聖其善為說辭非可以少長論然則襄公二十三年孔子論臧武仲之知豈亦二歲時所言乎必不然矣蓋孔子論斷列國君大夫事有與孔子同時者亦有在孔子前者大抵出之追述者為多未可因事在是年強附也故凡此類皆削之

庚申 景王四年 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

辛酉 景王五年 昭公二年 孔子十二歲

壬戌 景王六年 昭公三年 孔子十三歲

癸亥 景王七年 昭公四年 孔子十四歲

甲子 景王八年 昭公五年 孔子十五歲志於大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歷年車蹟曰言者人生八歲心志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又孔子七八歲入蒙學至十五則詩書六藝無不習而通矣故是年遂志於六學之道

乙丑 景王九年 昭公六年 孔子十六歲

丙寅 景王十年 昭公七年 孔子十七歲

基按史記孔子世家於是年書孟僖子病且死誠其二子師孔子致之左傳僖子是年相昭公如楚既歸而以不能相禮為病非病且死也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後此十七年誠二子之事當在彼時左氏特因其不能相禮故終敘之耳馬遷不察而書於是年誤矣闕里志不察而沿馬遷之誤抑又誤矣今攷孔子適周止在僖子卒年而僖子誠二子師孔子事詳見孔子三十四歲故於此削而不書乃或又以是年適周訪禮於老子則更因誤而誤矣

孔子 戶譜綱目

丁卯 景王十一年 昭公八年 孔子十八歲

戊辰 景王十二年 昭公九年 孔子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巳巳 景王十三年 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初仕於魯為委

吏

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為貧而仕為委吏料量

平 孟子曰會計當而已矣

生子鯉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蔡復賞曰圖譜不以為委吏紀於此年非也若孔子未為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為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為委吏也明矣

庚午 景王十四年 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為乘田吏

養畜蕃息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基按孔子為委吏乘田史記不著年闕里志及歷年事蹟通鑑綱目則分隸於巳巳庚午二年而人物攷四書備攷因之雖未有的據然於事為近歷聘紀年宣聖世紀總繫之生鯉之年者非也全圖譜又繫之四十九歲謂孔子為兆於季桓子當在彼時不知孟子所云見行可謂道可人行蓋指為司空司寇言若以委吏乘田當之則淺之乎視仕亦淺之乎窺聖人矣

辛未 景王十五年 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始教於闕

孔子年譜綱目

顏回之徒皆受學

基按弟子解云顏繇少孔子六歲

致諸弟子年無長於繇者則顏繇年最長而事孔子獨先闕里志所云顏回之徒皆受學當是顏繇之誤蓋繇字與由通或昔繇為由因訛由為回學老益見孔子獨稱回為好學而弟子解復以回冠諸子故直以為顏回不疑耳夫繇為回父繇既少孔子六歲則回此時當未生若回果受學於始教則與孔子年相上下又何可以云少孔子三十歲耶然少孔子三十歲之言亦未可據按弟子解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一早死以年及之則當生於景王二十四年卒於敬王二十九年先伯魚卒八年而論語顏淵死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則回之卒後矣又孔子厄於陳蔡在敬王三十一年其時弟子從難者顏回與焉而子西止昭王召孔子之詞亦有轉相有如顏回之語則是其卒不在二十九年矣回卒之年既不合經傳

則生年豈足據耶今通鑑綱目及甲子會紀皆書顏回生於敬王六年卒於三十七年其卒也與伯魚之卒同歲時月之先後或不可知又在楚聘孔子之後於事不甚盤但謂生於敬王六年則孔子時年三十八是少孔子三十七歲亦與三十之數不合矣王肅篤信家語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乃陋巷志不祭而沿其誤蓋未嘗深思而詳致也

景王十六年

昭公十三年

孔子二十三歲

癸酉

景王十七年

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

孔子少孤不知父墓

史記曰母諱之也○索隱曰徵在笄年適於叔梁紇未幾而老

死以少寡為嫌不從送葬故不及母卒殯於五父之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塋也其慎也蓋殯也有過而

疑焉因問之得於鄒曼父之母然後知之

檀弓註曰按孔子三

歲而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恐為之乎蓋禮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

將合葬曰古者不祔

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

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以有間焉魯人之

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既葬曰吾聞之

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防者矣又見覆夏

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

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

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

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何孟春曰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

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致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耶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抑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豈能自己墓既崩矣如之何其不修古不修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修焉耳豈有孔子送親之終而不能堅完其墓者耶是故予竊之疑

基按史記書聖母之卒於十七歲之前或遂以為十六歲然孔子葬母有門人問答之言則是在設

教以後也又蔡復賞曰孔子之為委吏乘田蓋為
祿仕以養其親也若聖母卒於十六歲則祿仕在
所不為矣今從歷聘紀年及闕里志諸書列於此
乃圖譜又疑孔子斯時德猶未立蓋博學不教之
時未必即有門人是以曲禮博
學不教律聖人也甚矣其陋也

甲 景王十八年 昭公十五年 孔子二十五歲

母喪既練暮年祭也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

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

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

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

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史記曰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

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謂孔子實要絰與饗為陽虎所絀則近誣矣

乙 景王十九年 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母喪大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

丙 景王二十年 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問官於郟

子 郟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為雲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代神農氏王天下以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青雲氏夏官

縉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

炎帝姓姜氏代共工氏王天下以有火德故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

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共工名康

回以諸侯竊保冀方自謂水德故以水紀官春官為東水夏官為南水秋官為西水冬官為北水中官為

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以

有龍馬負圖出河之瑞故以龍紀官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又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上龍氏治田里梁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流泉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

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

四司皆歷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也

王教民 睢

鳩氏司馬也

王法制

鳴鳩氏司空也

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

也王盜賊 鶡鳩氏司事也

王營事

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

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東方鷓雉埤埴之工西方鷓雉攻木

之工南方翟雉攻金之工北方鷓雉攻皮之工伊洛翟雉設五色之工

九扈為九農正

扈民無淫者也

春扈鳩鵬起耕者夏扈竊玄起耘者秋扈竊藍起收斂者冬扈竊黃起蓋

藏者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宵扈噴噴為農夜驅獸者行扈啗啗為民晝驅鳥者宵扈噴噴為農夜驅獸者

孔子下譜綱目

老扈鷓鷃趣
民收麥者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頊高陽氏以水德王不能以德致遠瑞而以

民命官以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黎為火正曰祝融勾龍為土正

曰后孔子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王肅曰孔子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

學也郊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

不若郊子故孔子發此言

書於孔子問官於郊子而學之原非兩事亦無異時乃闕里志則於本年書郊子之語於明年書孔子之學而人物攷及四書備攷又於本年書問官於明年書問禮是一事而二之也且郊子來朝亦

無越歲不歸之理其失審矣故但書問官於本年又歷年事蹟云是年適宋適杞適鄭歷聘紀年又云是年適陳然不可攷今闕之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昭公十八年 孔子二十八歲

基按歷年事蹟又書是年孔子之郊學禮蓋因家語有孔子之郊塗遇程子之事而附會者今闕之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

琴於師襄

聞師襄善琴往學焉師襄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

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孔子年譜綱目

十三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
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
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黷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
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避席葉拱而對
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韓詩外傳此後有云師襄曰敢問何以知其文
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知者好
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孔
叢子曰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
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
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
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
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
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

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四書備攷曰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非也歷聘紀年記此於二十九歲庶幾近之

政 卯 巳 景王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齊侯來問

齊景公與晏嬰狩因入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
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他日
以此問孔子孔子曰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圃
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且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二
故曰政在節財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
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又問曰秦穆
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

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
不偷首舉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
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衛齊豹殺

靈公之兄公孟縶及宗魯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
驂乘及公孟奪豹之官與

邑豹將作亂以告宗魯宗魯曰子行事乎吾將死之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於是豹伏甲於門
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

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

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

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鄭子產卒孔子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基按家語明言景公來適魯迎孔子而問政乃史
記於孔子世家則但書秦穆一段而移節財之對
於適齊之後而人物攷因之於魯世家齊世家則
又但書問禮而略其詞而通鑑綱目因之夫事本
於家語而彼此互異不知何說若闕
里志則並此事不載更不知何說也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昭公二十一年 孔子三十一歲

基按闕里志於是年書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明年書孔子辭廩丘之養攷歷聘紀年諸書適齊
在魯亂之後而辭廩丘事或附於三十五歲
適齊之後則知此書適齊者誤也今闕之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二年 孔子三十二歲

壬午 敬王元年 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

孔子手譜綱目

癸未敬王二年 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適周問禮

於老聃

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以學禮 初孟僖子相昭公以如楚歸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乃屬說與何忌於孔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孟僖子可則傲矣懲已所病

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

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

今將往矣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且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

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對曰謹受命遂言於昭

公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

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

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

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攷禮樂

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

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 周史

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問禮於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浮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訪樂於萇 弘 孔子見萇弘言終退萇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修肱

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孔子聞之 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則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察廟朝之度 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

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至人民怨
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
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
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
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於
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
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
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
以口過患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
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
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
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
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
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
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
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蔡

復賞曰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欹器愚謂韓詩
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爲是不然何杜預
謂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不
復存歟又按孔庭纂要載於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
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尚不於是喟然
知侑卮爲何器而後問歟故今移於此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
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
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
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
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
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

孔子曰敬奉教

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繒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考聃矣

弟子稍益進焉他日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既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基按史記孔子世家書孔子適周於景公適魯之前先後失次本無足據其曰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者蓋是起下語謂是年景公來問政耳而前編誤以為結上語遂次適周於三十歲亦疎謬甚矣今觀敬叔稱僖子為先臣則是僖子既卒也攷之春秋僖子卒於是年二月而孔子適周必在是年二月之後若謂三十適周則僖子未卒敬叔何以稱先臣哉今從闕里世載歷聘紀年斷以

適周在三十四歲無疑也乃闕里志於去年書孔子在齊有釐王廟災之對於本年書問道訪樂及睹明堂入太廟等事而於明年方書與敬叔適周夫伯常騫周史也萇弘周大夫也明堂太廟周之明堂太廟也今敘適周之事於在齊之時謬矣且孔子既自齊適周又安得與敬叔同往哉此皆不待辯說而明者不知何以錯誤

乃爾也蓋甚矣攷訂之難也

甲申 敬王三年

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適齊

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鷄故得罪昭公公率師擊平

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共攻公公師敗奔齊

季邠之

氏介其鷄邠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邠氏且讓之故邠昭伯怨平子與公若及大夫之怨平子者謀去季氏公以告子家羈子家羈諫弗聽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羈諫又弗聽叔孫氏及孟氏

孔子年譜綱目

救平子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羈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弗忍也遂行孫於齊齊侯唁公於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聞之曰其禮歎其辭足觀矣齊侯爲取郵居之後又如乾侯晉使荀躒將納孔子以魯亂適公從者脅公不得歸竟薨於乾侯

齊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夫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 朱熹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

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孔叢子曰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舟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輶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孔子在齊館於外舍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景公造焉賓王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

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
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
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
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
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
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
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
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在齊聞韶三月不
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

說苑曰孔子至

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相其心

正其行端謂孔子御者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

孔子至彼聞韶○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

三月不知肉味○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怖之使

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

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降大雨商羊鼓舞今

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

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

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基按此言

使使聘魯則時孔子在魯也因齊事故附記於齊

基按孔子在齊數年其與齊君問答

之語莫定何歲今識其要者於此

乙酉 敬王四年 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在齊

丙戌 敬王五年 昭公二十七年 孔子三十七歲在齊

吳使季札聘於上國自齊反其長子死塋於嬴博之

問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墓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基按羸博齊邑也孔子適在齊故聞而往觀之闕里志及歷年事蹟謂孔子是年自齊歸魯乃敘此

丁亥 敬王六年

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在齊

戊子 敬王七年

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在齊

己丑 敬王八年

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歲在齊

庚寅 敬王九年

昭公三十一年

孔子四十一歲在齊

基按歷聘紀年謂孔子留齊七年而又曰適周留齊共七年今攷適周事無據姑闕之

辛卯 敬王十年

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自齊反魯

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

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公惑之乃止晏
春秋曰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其
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三事君而順
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
行而非其順也嬰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
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白以為
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
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因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
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
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
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
人以爲師今丘失言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
謝焉○基按孔子數稱晏子之賢而昭二十年景公
來魯問政晏子與焉則舊識也身有至齊而不見者
哉或遂信以爲尼谿之沮因其不見之故晏子賢
恐不如是也且其所言拔樹削迹窮陳蔡等事去

齊之後甚遠其爲附會無疑不足信也

異日景公曰奉孔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

遂接漸而行反乎魯家語曰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

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
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
遂行○基按論語謂孔子以不能用行史記採晏子
春秋語謂孔子以尼谿之沮行於事爲近若如家語
以辭邑去齊則於衛致六萬之粟亦何嘗行其言耶
蓋孔子之適齊也以昭公之出其反魯也以昭公之
薨而特因不用之言以行耳豈斤斤以齊之用舍爲行止哉

敬王十一年 定公元年 孔子四十三歲

敬王十二年 定公二年 孔子四十四歲

壬辰 癸巳

孔子年譜綱目

甲 敬王十三年 定公三年 孔子四十五歲

乙 敬王十四年 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丙 敬王十五年 定公五年 孔子四十七歲

季平子卒孔子往弔入門而左從客也桓子欲以君

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

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

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

止左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璵斂仲梁懷弗與

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基按左傳言仲梁懷

而不言孔子豈陽虎不聽仲梁懷而後孔子救之歟

且改步改玉一語名義凜然似孔子所爭者猶是也
二義豈正言之不入必旁言之而後從歟 ○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
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曰
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曰夔蜩蚸水之
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羶羊

基按家語國語獲羊事不著年而史記繫於此豈穿井在桓子之初立另有據耶姑從之

丁 敬王十六年 定公六年 孔子四十八歲修詩書禮樂

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攻桓子嬖臣曰仲梁

執之桓子怒虎囚桓子與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

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

遠方莫不受業焉

基按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秋冬之際陽虎乃專政囚桓子則孔子因虎亂而不仕其在是年以後明矣史記不著某年自有斟酌通鑑綱目諸書或繫之二年或繫之四年在平子未卒之前皆

誤也

戊敬王十七年 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巳敬王十八年 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庚敬王十九年 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一歲 公山不狃來

召不果往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以作亂陽虎敗遂以費

叛○陽虎奔齊齊侯囚之又逃奔晉

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

史記曰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王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

幾乎○基按此語當是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基按仲梁懷止平子璠與之斂虎欲

逐之不狃則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其後以墮費之敗與叔孫輒奔齊復奔吳吳欲伐魯叔孫輒啓之而不狃則止之且謂輒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率師則又故道險從武城使魯為之備觀此則不狃心乎君國蓋亦明於大義者其欲張公室或亦有之獨其率費人以襲魯則亂而已矣孔子

孔子年譜綱目

五

豈不審其人而漫欲應之哉

基按季本圖譜論云陽虎囚桓子在定公五年葬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費畔召孔子當在此時史記敘於九年則失實矣然愚攷之春秋定公五年陽虎雖囚桓子盟之詛之尚未亂也至八年冬不狃乃因虎以作亂則虎敗而不狃畔其在九年審矣已則失攷而反謂史記失實何耶

為中都宰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

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基按闕里志書定公五年為中都宰六年遷司空八年遷司空九年攝朝政誅少正卯皆非也蓋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任是孔子之仕魯實桓子為之推轂也方定公五年陽虎專政囚桓子如縛孤豚桓子惴惴焉懼不獲死鳥能薦孔子而用之孔子亦烏能遽行其道哉且陽虎以懷寶迷邦諷孔子而孔子答以將仕則虎時孔子固未仕也孔子之仕魯其在虎敗出奔之後無疑愚故謂闕里志所紀皆非也

辛敬王二十年 定公十年 孔子五十二歲為司空進為

大司寇

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

孔子年譜綱目

生之宜 一日山林二日川澤三日丘陵四日墳衍五日原隰 先時季氏葬昭公

於墓道之南 平子逐昭公公薨於乾侯平子將溝之不令近先公墓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

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葬於墓道南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

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

子之不臣 左傳以此為司寇時事○蔡復賞曰按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以合墓

為司空時事者是也若司寇掌邦禁與治水土營國邑陵墓之事無預矣 由司空為大司

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孔子為司寇見季桓子桓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子進見

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

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

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

莫如應之○又孔子為司寇斷訟獄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

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徃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

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

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

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

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

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
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
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
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
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
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
其教繁其刑使人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
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

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
陵遲久矣雖有刑罰民能勿踰乎

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
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
而登獻酢旣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

基按左
傳犁彌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又穀梁傳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正與此合而孔子請具左右司馬者亦正備此也史記乃謂有司奏四方之樂則失其實矣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慙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辟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

盟齊人加载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自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

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

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歸所侵鄆謹龜陰之田

以謝過葉夢得曰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失紫陽亦嘗辯此事為附會

○基按孔子夾谷之相雖不必以返侵地為誇但使齊侯負慙魯侯增重聲色不動而折衝於樽俎正見

大聖人文武兼備作用而反謂匹夫之勇豈不悖哉且此事見於春秋左傳公穀家語等書班班可攷而

乃以為附會則愚所未解也

王敬王二十一年 定公十一年 孔子五十三歲

癸敬王二十二年 定公十二年 孔子五十四歲使仲由

墮三都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家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

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公羊傳註曰此費之宰數

孔子曰陪臣執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乃使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

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

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

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

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孔子年譜綱目

三

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於是圍成弗克

前編曰魯自三

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父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
議事交鄰可耳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
其民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放
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
為患故墮之易為勢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
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
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父於其位安知其不
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
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矣孔子用
之說毋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
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
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
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
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
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
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少正卯墮三都為誇言

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朱焯曰叔孫也郈季孫也
費孟孫也成此三家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郈叛
公山不狃以費叛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也仲由
乘其機建議墮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墮郈墮費不
幸成之公歛處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不受其
墮墮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墮豈惟三
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
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之墮非公之能
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除之也成之不
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而孟孫自不欲
墮之也墮三都固仲由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
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仲由譏定公非孔子皆以成
敗論也○基按家語及公羊註孔子所以告其君大
夫者具有明文則墮三都之舉孔子實與謀焉雖左
傳止言仲由未及孔子惡知非受意於師者哉且由
求為李氏宰行或非義必見責於孔子如聚斂伐顓
吏是也即使三都之墮謀出仲由而未聞孔子非之
則孔子必以為宜墮矣說者徒見墮成弗克而墮費

又幾於亂魯遂謂仲由為三家私計好勇不顧之謀非孔子之意且三都墮而三家之害除無益於魯愈使三都果盡墮則三家無所恃以害魯以孔子左右其間潛消默化使三家幡然自念曰人之叛我者我則除之我之叛君君將若之何則改圖事君固不必然之事而亦或然之事也變魯之機未必不在於此惜乎未幾失位故其用不克竟耳而世之論者皆見其偏而未覩其全者也

基按春秋墮二都之舉在定公十二年而史記以為十三年非也圖譜則合墮三都與女樂去魯之事於一年謂女樂之受在墮邱費之後孔子之夫在圍成之前茫無憑據肆臆竄改使先聖事蹟顛倒錯亂而不可究斯亦妄人也已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定公十三年 孔子五十五歲攝相事

與聞國政誅少正卯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若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

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

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衰熒

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

以不除北齊劉子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

門人三盈三虛唯顏子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

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

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

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朱熹曰少正卯

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

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

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以為此說以誇其權爾魯又

政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併記之以俟來

○基按孔子生於衰周之世不得位以行道區區

一魯用之而不竟其用而又遭暴秦焚書之慘典籍

湮沒行事不獲盡見其仕魯大政彰彰人耳目者不

過相夾谷墮三都及誅少正卯數端耳乃葉氏則以

相夾谷為匹夫之勇孔子必不為戴氏趙氏則以墮

三都為仲由之謀孔子必不與而朱子則又以誅少

正卯為諸儒誇說而不敢信然則孔子之仕魯固一

無所為乎而舍此又何以見孔子也甚矣諸子之固

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

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

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

月則飾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
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
邑不求有司皆如禮焉初孔子為司寇時國人謗之
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既而政
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
惠我無私

基按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復
由大司寇攝國政至攝國政而權始重乃得行其
誅戮則誅少正卯必於是時可知也攷之家語史
記及通鑑綱目歷聘紀年其次皆同至人物攷四
書備攷則繫之初為司寇時在會夾谷之前豈以
誅戮者司寇事耶而是時司寇之職猶故也又豈
以夾谷之會攝相事此亦攝相事而此言七日而
始誅其事為最先耶不知彼之所謂相者儼相也
其事則贊禮之事也此之所謂相者輔相也其事
則從政之事也權有輕重事有後先而乃顛倒而
錯書之則亦
未之審思耳

去魯適衛

時魯國大治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

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

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
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晏子春秋曰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
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
子設以相魯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
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
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基按晏子既

孔子年譜綱目

稱孔子為聖相而又曰強諫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則
將以孔子為何如人乎且孔子去魯諸書俱不言其
適齊而困陳蔡又在七八年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

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
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
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孔子
諫不用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
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

致膳俎孔子遂行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之

操以喻季氏之蔽魯曰予欲望魯今龜山蔽之手無
斧柯奈龜山何○基按司馬光曰季桓子受齊女樂
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歎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
政亂民困耶故去之他國則女樂之受孔子固嘗諫
之矣諫而不聽此琴操之所以借喻於龜山也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

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土
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

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

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顏讐由家

孟子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命○基按史記顏讐由作子路妻兄顏濁鄒而
云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又孔子弟子也

孔叢子顏讐由爲子路之親善事親嘗以非罪
子路取金於二三子以贖之孔子以爲義則衛人
攷之呂氏春秋顏濁鄒爲梁父之大盜學於孔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而又諫田成子遊海之樂
衛人也史以濁鄒爲雙由誤矣且濁鄒雖云事
名不在七十子之列而史以爲弟子之總稱是
繇之誤矣蓋顏繇年長於○前編曰按孔子生
諸弟子而事孔子獨先也魯至是五十餘年
之士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
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
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
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
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
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
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是
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
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
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誼九年

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
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
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
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
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不狃在費
侯犯之亂不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
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
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
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
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
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
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
矣旣而魯國方治而齊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
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
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
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
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
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

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
於終絀者縱桓子其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
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
顧亦無隙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
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
啗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爲孔子之聽豈
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
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爲而其心固亦已無孔
矣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臠肉不
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
特發於臠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
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
以矣受女樂真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
以行矣而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臠於大夫則吾猶
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臠於
大夫葬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
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忍又不欲顯其君相之
過已印其必不致臠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臠也既

而臠果不致夫使其致臠猶葬禮也而不致是昭然
疎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孔子出處之本末
事情也

基按孔子去魯史記以爲十四年者承去歲之訛
也朱子以爲十四年者襲史記之誤也何休謂十
四年無冬爲聖人以女樂去魯故貶而削之謬矣
夫去魯之歲經傳俱無明文然以魯事攷之盛夏
築囿擬於淫荒之行比蒲大蒐僭乎天子之禮皆
非孔子爲政時所爲昔人固嘗言之矣今故從孔
庭纂要通鑑綱目諸書
繫於十三年無疑也

敬王二十四年 定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六歲自衛適

陳畏於匡復反衛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於是

孔子年譜綱目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
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
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
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
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人簡子以甲圍之子
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不免
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

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
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
終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路史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
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
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
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
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
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
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
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
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
尾解而去○基按匡衛邑也邑宰而曷爲冒君公之
稱桓魋宋司馬也宋臣而曷爲受匡人之令顏子步
趨是依安有從陽虎之事孔子斯文自信寧復發悲

感之言且其所云暴風擊拒軍士偃仆等語俱誕不足信此蓋影借拔樹絕糧事而為之者聊附之以見

爾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遂去顏淵

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史記曰孔子使

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胡寅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年矣何子長之疎也○基按孔子倉卒畏匡此倖免之事不但不肯為亦不及為况武子去今甚遠即子長之疎則誠如胡氏所駁矣然愚及之春秋穆公卒後歷定公十二年獻公十八年出奔

場公十二年獻公復位又三年襄公九年共五十四年方至靈公公今但云定獻凡三十七年者亦疎也

過蒲月餘反乎衛至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

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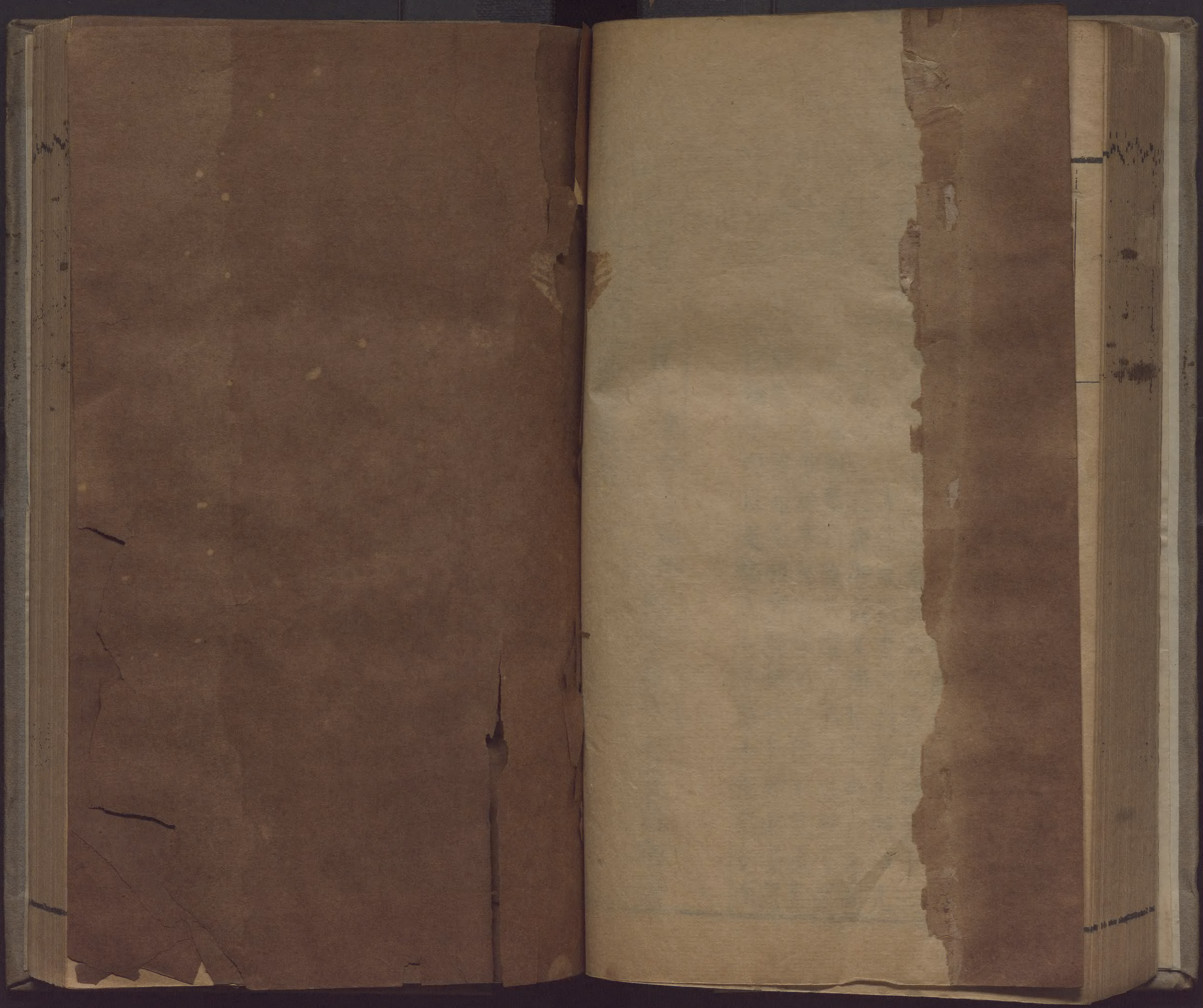
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基按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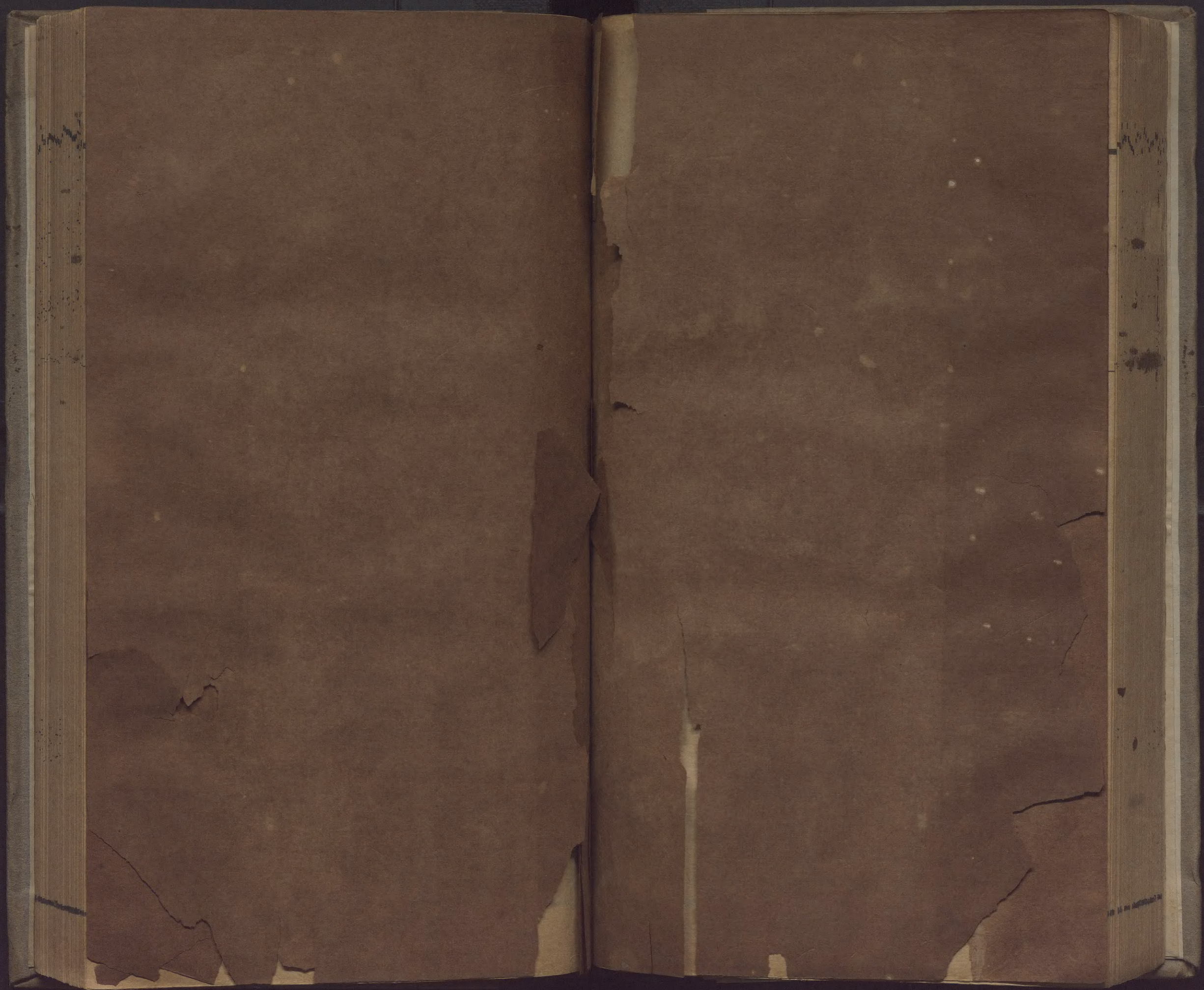
辨車聲而知為蘧伯玉其識見有過人者未可以淫婦人槩之今聞孔子大聖以禮請見辭之不得而答焉何足為孔子辱子路之不悅自是守正之道但未達通變之權耳亦何足為孔子尤乃有為之說者曰

孔子所見之南子非靈公夫人蓋魯之南蒯也南蒯以費叛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蒯欲弱季氏以張公室孔子見之將以興魯耳與佛肸事不約而合佛肸之召子路嘗不悅矣孔子以堅白瓠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誓此論甚新異然愚攷之左傳南蒯之叛在昭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二十二方為乘田委吏蒯固未即知孔子孔子豈遽欲見之以興魯哉又佛肸之叛去南蒯事後三十餘年而謂堅白瓠瓜微言不足以醒子路復有天厭之誓是佛肸事反在先矣大謬不然也蓋學者好為翻案之說而不核實類如此若鹽鐵論謂孔子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則妄而矣已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定公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自衛適

曹微服過宋及鄭至陳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
 乘招搖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
 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色
 色者也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
 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前編曰見南子
子可以久則久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
速雖然孔子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孔子去衛
為參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
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適曹曹
 人不答將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

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二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衛東門始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

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始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日禹之顙皋繇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盜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始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

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孔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棹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遂至陳主司城貞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子家

基按宋武公諱司空故廢司空為司城則司城宋官名也他國未有然者貞子在陳而係官於

宋學者多疑之不知孟子主司城以他故去國復臣於陳云者蓋是貞子初為宋司城以他故去國復臣於陳孟子為著其原官語意自明乃或有謂貞子是宋賢人孔子過宋時主其家者夫孔子方適宋而遭桓魋於野是未有所主若既過宋則曷為復主之也又有謂孔子過宋後至陳為陳侯周臣者夫孔子在陳賓於上館陳侯就之燕遊焉曷嘗為之臣哉凡此皆惑於孟子之言而故異其說者也

基按史記書參乘之行於是年而又書問陳之行於如晉反衛之後前編曰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蓋得其實然基攻靈公卒於哀公二年是後年非明年也且後年孔子過蒲適衛有靈公問伐蒲之語亦非無再見之事也但彼時以簡子聘如晉似非以問陳行而靈公四月巳亥恐又不在反衛如陳之際也則次問陳於是年為宜

基又按是年定公薨圖譜謂禮為舊君有服孔子必無不歸弔之禮故敘反魯弔公之事於是年而歷年事因之以為得聖人之心夫論禮是矣然事之今無者乃敢憑臆妄增以誣先聖以惑後人是誰之罪歟至於敘正樂及與門人講學等事更無所據不辯可也

敬王二十六年

哀公元年

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陳惠公賓孔子於上館

基按史記陳世家惠公卒子懷公立懷公卒子湣公立湣

公六年而孔子適陳攷之春秋則惠公卒於定之四年也惠公之時孔子居魯但以學琴適晉以問禮適周以魯亂適齊未嘗至陳至陳在歷聘時無疑當從史記作湣公蓋孟子所謂陳侯周正湣公諱也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斨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斨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

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櫝如之○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囑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史記此下有云吳客曰善哉聖人

基按史記問骨事次桓子穿井後而於隼集陳庭之前又書吳敗越王勾踐會稽一語孫鑄曰問骨事當在此下史公緣家語穿井二章相連故誤置於彼耳不然此入吳敗越無謂矣且吳未嘗再墮會稽也然基又攷孔子五十六歲去魯六十八歲反魯十數年間俱歷聘他國而國語家語皆云吳

使來聘於魯豈伐越在是年而來聘在十年之後
即史記但云吳使使問仲尼豈亦以是時孔子不在魯故削其文耶不可攷矣
今姑次其事於吳伐越之年

敬王二十七年

哀公二年

孔子五十九歲自陳適衛

吳侵陳陳嘗被寇孔子於是去陳將適衛路出於蒲
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
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行喟然曰昔
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
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
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

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
我以盟非義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
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
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
然卒不伐

基按公良儒述畏匡伐樹及止蒲之事明分今昔
其先後次第曉然可知則圖譜載過蒲要盟於畏
匡之際者非也而載桓魋伐樹於哀公十二年則
尤非蓋伐樹在盟蒲之前盟蒲在衛靈公未卒之
前靈公卒於是年四月而謂
伐樹在十餘年後有是理乎

晉佛肸來召不果往

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叛

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致

士大夫曰與我者

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然亦卒不往

前編曰按不狃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家

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

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也子韓皙曰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

皆以已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自衛如晉未至反乎衛復如陳

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晉趙簡子使人來聘孔

子將西見之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

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水經注曰孔子

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決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

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

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
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
尚知避之而况於人乎乃還息乎陬鄉作槃操以哀
之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
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臯鷖眷然顧之
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
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
復我舊廬從吾
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未幾復如陳陳侯大城因
起陵陽之臺未畢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
孔子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
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

此者也陳侯然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孔子曰
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
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
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

爾

基按去歲吳夫差侵陳取其三邑則陳侯以被寇
而大城因而起臺當在此時闕里志歷年事蹟次
於哀公六年未知所據但彼時吳方伐陳楚子救
之軍於城父恐不暇爲土木之務而孔子厄於陳
蔡無上下之交亦未必
與陳侯有登臺之觀也

已敬王二十八年 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歲在陳生孫伋

孔子年譜綱目

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

基按孔叢子曰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

孫不修將泰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懼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據此則子思逮事孔子也孔孟圖譜以為生於伯魚未卒之前者近是或謂伯魚卒時子思始生者非也然子思仕於穆公穆公之立在威烈王十九年距伯魚卒已七十七年而子思薦苟變於衛侯史載於安王十五年距伯魚卒且九十七年子思生於伯魚未卒之前則其年當百餘歲矣史記謂年六十二者亦非也今從歷年事蹟

書其生於此亦未知其的與否也 ○魯桓僖廟災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

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及桓子卒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

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於是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必以孔子為招云

基按孔子於定公十五年至陳越二年而適衛未幾復如陳又越二年而適蔡歸與之歎不知其在何時史記兩見於在陳之日則疑且復矣然以事攷之此時孔子正在如衛如曹如宋如鄭如晉惶惶何之之後則因冉求之召而思吾黨因魯召冉求而思歸魯固其情事之近者也故從史記書於此而削其前書者

庚敬王二十九年 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亥敬王三十年 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

反蔡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家語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他日子貢以為問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又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離散以為亂者也

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孔子年譜綱目

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
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
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
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
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
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
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
知孔子之為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
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
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
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
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基按孔子如葉之後諸書俱有反蔡之文而前編
以為葉楚縣也如葉即如楚也遂削反蔡而不書
夫葉既楚縣則昭王來聘特自其境內耳陳
蔡豈入楚境圍之哉必不然矣今從舊書之

子王敬王三十一年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歲楚子遣使

來聘厄於陳蔡適楚復反衛

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

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焉孔叢子曰楚王使
使奉金幣聘夫子

宰予冉求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
太公勤身若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
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
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
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
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

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

矣遂使徒兵距孔子朱熹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
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

之○前編曰按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况蔡又兩屬
於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

孔子年譜綱目

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圍於陳蔡
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序之孔子不得行絕
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乃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
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
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
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
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
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

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
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
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
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

基按伍子胥見殺在哀公十一年諫伐齊
之後此時安得遽及之其爲附會可知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
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
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

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也必會稽故居
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學逸者則志不廣庸
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曰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
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器不必能斲君子能修
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
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
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如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

後得行家語又曰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

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

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人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

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

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

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

孔子年譜綱目

五十一

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又孔子厄

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

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

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

不說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子

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

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
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女
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祐
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
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
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
信回非待今日也
三子由此乃服之
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
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
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
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
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

王乃止於是孔子反乎衛秋七月昭王卒於城父先

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王弗許及王在城父有疾十日河為祟大夫請
祭諸郊王又弗許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

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昭王過江江中有物大如斗
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

王大惟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

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父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夫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基按此與前商羊皆孔子在魯時事因楚事故附記於楚

基按論語雜記孔子言行原無倫次其書在陳絕糧偶未及蔡亦偶敘於問陳之後耳朱子併為一章定為一時事而以家語史記所次為非諸書或因之抑思孔子去衛伐樹於宋矣未聞復絕糧其在陳也至於司城貞子與陳侯有言議之適亦必無絕糧之事也且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使絕糧而去衛時則陳蔡之厄又何厄耶如必以論語所次為一時爭則次楚狂於受女樂之後豈亦一時事耶
基又按史記昭王止書社之封孔子反衛至哀公十一年康子以幣召之而歸魯諸書皆同獨歷年

事蹟云孔子因昭王卒自楚反葉自葉反蔡自蔡如陳自陳反魯數月之間歷四五國至十年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復自魯至衛而十一年乃以幣召歸不知何據瑣屑乃爾而圖譜則又以是年自葉至陳自陳反魯十一年至衛十二年又至陳已復歸魯並其幣召之事而削之紛紛異說妄為增減愚不知其可也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哀公七年 孔子六十四歲在衛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哀公八年 孔子六十五歲在衛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哀公九年 孔子六十六歲在衛夫人

开官氏卒 基按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

孔子年譜綱目 孔子年譜綱目 孔子年譜綱目

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
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
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世傳孔子
三世出妻蓋以此然子思之母子上之母其出有明文
矣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其過於禮而甚之初未
言其出也乃註謂母出而死於禮無服而猶哭夫子所
以歎其甚不知哭也非服也以是附會其出誣矣又按
孔叢子載縣子問子思之言稱孔子為先君則此之所
謂先君子疑指孔子非伯魚也蓋古人多有以無子出
妻者孔子前母施氏有九女而無子或者紇出之而娶
顏氏事則有之觀孔子以顏氏祔葬而不及施氏可見
則所謂先君子喪出母者疑孔子之喪施氏而非伯魚
之喪开官氏也况禮經雜出漢儒未可盡信即以子思
之大賢寧不知哭出母於廟之非禮而待門人言之然
後以為過其又足信乎今考歷聘紀年闕里志諸書皆
紀开官氏之卒則固
以出妻之說為謬矣

基按說苑曰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
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二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
修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
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
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軾也歿之春秋哀公
九年十年楚再伐陳若如說苑所云則孔子是時
在陳不在衛也然通鑑綱目於壬子書孔子自楚
反乎衛於丙辰書孔子自陳復至衛而竟不書何
年至陳也疎亦甚矣大抵孔子歷聘之迹諸
書各異殊不可攷姑識之於此以備覽焉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哀公十年孔子六十七歲在衛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蔡復賞曰

父母喪痛疾之情人所自致伯魚甚而猶哭正親
喪固所以自盡也聖人教人以孝而顧欲使之除哀

耶蓋記禮者誤於三世
出妻之說而附會之耳
○時衛君輒父蒯聵不得立

在外初靈公夫人南子通於宋朝蒯聵適齊過宋野

之因朝南子欲殺之南子覺蒯聵奔宋及靈公卒諸

乃立蒯聵之子輒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遂居之諸

侯數以為讓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

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

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王守仁曰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

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即去廢他豈

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

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輒使知無父之

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子之愛本

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

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孔子至

孔子年譜綱目

五五

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名正言順一
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前編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
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
夫子父於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
可乎及攷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
反衛也攷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
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父於衛也然猶至衛何也
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
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
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孔子於魯為父母之
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
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
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
之謬而孔子父速之義於此見矣○基按馬遷史
記前後矛盾者甚多孔子世家未可據陳衛世家
豈獨可據耶竊謂陳蔡既以兵拒孔子而致有絕
糧之厄是上下之交已隔烏有楚不能復至陳

留四年而後去之理則陳衛世家所紀者誤也且
既云孔子自陳至衛明年反魯是在衛亦已越歲
非僅過之前編以是斷其不居衛亦誤也然則孔
子之父於衛者何也觀子路衛君待子為政之問
而孔子欲先正名則出公雅欲用孔子而孔子亦
欲用衛以正其亂從可知已又孟子稱孔子於衛
孝公有公養之仕攷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
宋子以為疑即出公輒或又以為公子郢若然則
因公養之機以伸其正名之用固孔子之志也而
况有蘧伯玉顏讐由為之主其父於衛復何疑乎
如必以為不居亂邦不見惡人則南子亦可見公
山佛肸之召亦可往矣陳有吳楚侵伐之亂而居
陳蔡有公孫翩弑殺之亂而居蔡矣蓋孔子
聖之時無可無不可烏得以常情測之哉
基又按家語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伐魯乃欲
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使子貢往說齊移兵伐吳因
說吳以救魯說越以從吳已而復說晉修卒以待
吳使勢相破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

霸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
敵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
哉攻之春秋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伐魯魯敗之
於郊夏公會吳子伐齊復敗之於艾陵而吳之伐
齊也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
吳子於黃池吳晉爭先越子伐吳大敗吳師遂入
吳事與家語頗合但伐魯之事不由田常黃池之
會未相攻擊而是冬吳及越平越未嘗滅吳也越
滅吳在孔子卒後六年其非孔子所及言明矣且
子貢使齊不見經傳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
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
而子貢說詞大類戰國策士捭闔之談當是後人
附會姑
闕之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哀公十一年 孔子六十八歲自衛反

魯

齊伐魯冉求將師與齊戰於郊克之

是役也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

入其軍孔子聞之曰義也

季康子謂冉求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

達之乎對曰學之康子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求曰

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

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康子悅

樊遲以告孔子孔子

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黃氏曰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下伐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孔子豈有未學未聞者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冉求言於康子曰國有

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

孔子年譜綱目

五七

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又家語曰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孔子曰會衛孔文子將攻大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叔初大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曷則擇木木豈能擇身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諸

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薜蘿獨茂喟然歎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眾草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窈窕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克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淚潺湲

哀公問政

孔子既至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

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因問他日公問
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
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
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
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
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
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
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
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齋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旣廩稱事所以來

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於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成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日子之教寡人備矣敢
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
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
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
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又哀公問政孔子曰政在諭臣他日子貢以為問孔
子曰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
實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
中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哀公問於孔子
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
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

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誰與守
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基按孔子反魯數年哀公所問如政如禮如儒行
取士人道性命鬼神等事不可枚舉亦莫定於何
時但既幣迎而歸雖無意用之其諮訪未有遲之
又久者闕里志及通鑑綱目書問政於後年晚矣
且無所據今酌錄問政一篇於此蓋此篇乃萬世
為治之大法先儒之所表章也中庸所載逸去哀
公問答語於脉未貫而天道敏生及行之所始以
下等語又中庸所無故從家語錄之以備參攷焉

敘書記禮刪詩正樂贊易以教弟子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
廢詩書缺於是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下
至秦穆編次其事觀夏殷所損益以一文一質監於

二代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
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
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
備王道成六藝晚而讀易韋編三絕一本此下有鐵
摘三折漆書三
滅二語 於是序彖繫象說卦之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

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益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尚書大傳曰東郭子惠問
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

雜也子貢曰夫彙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
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
以雜也○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
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乃
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
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
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克何以來世
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
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
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
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已上三
千餘人或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
曰始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

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顏回 字子淵 魯人 閔損 字子騫 冉耕 字伯牛 冉雍 字仲弓

宗宰予 字子我 端木賜 字子貢 冉求 字子有 伯仲由

字子路 一字言偃 字子游 卜商 字子夏 顓孫師 字子張 陳

人曾參 字子輿 魯人 澹臺滅明 字子羽 高柴 字子羔 齊

人必不齊 字子賤 樊須 字子遲 魯人 有若 字子有一

魯人公西赤 字子華 原憲 字子思 宋人 公冶長 字子長

史作南宮韜 字子容 魯人 論語作公皙哀 字季沉 齊人

史作字 曾點 字子皙 參之父 顏繇 字季路 回之父

路商瞿 字子木 漆雕開 字子開 魯人 八良儒 字

正陳人 史 秦商 字不慈 魯人 左傳 顏刻 字子

作顏高 司馬犁 耕 史作司馬耕 巫馬期 字子期 魯

巫馬施 梁鱣 一作鯉 字 琴牢 字子開 一字子冉 儒 字

魚魯人 史 顏幸 字子柳 魯人 伯虔 字楷 史

公孫寵 字子石 衛人 史 曹邴 闕字 史 陳亢 字子

字子禽 陳叔仲會 字子期 魯人 秦祖 字子南 奚葳

字子偕 史 容蒧 字子哲 衛人 公祖茲 字子之 史 廉潔 字子曹

孔子年譜綱目

六三

字子庸 公西與 字子上 史作 宰父黑 字子黑 史作

衛人 公西蒧 字子上 史作 穰駟赤 字子從 史作 穰

季 字子產 薛邦 字子從 史作 鄭國字子徒蓋 石處

字里之 史作 縣 象 豐字子 左郢 字子行 史作 左人

郢魯 狄黑 字哲之 衛人 商澤 字子秀 史 任不齊 字

選 史作 榮祈 字子祺 顏噲 字子聲 原桃 字子 籍

史作 原 公肩 字子仲 史作 公堅定 秦非 字子之 漆

充籍 雕從 字子文 史作 漆 燕級 字子思 魯人 公夏守

字子乘 魯人 史 勾井疆 字子疆 史 步叔乘 字子車 史

齊人 石子蜀 字子明 史作 邽選 字子飲 史作 邽 施

之常 字子常 史 申績 字子周 史作 申黨 字周 魯

誤而以 樂欣 字子聲 史 顏之僕 字子叔 史 孔弗

棠為 根 字子茂 孔子兄 孟皮 漆雕侈 字子斂 史作 縣成 字

之子 史作 孔忠 漆雕侈 字子斂 史作 縣成 字

橫 史作 顏相 字子襄 史作 秦冉 字冉 魯人 顏何 字冉 魯人 史記

公伯寮 字子思 鄒單 字子襄 史作 顏何 字冉 魯人 史記

基按 孔子弟子 家語所載者 七十六人 史記所載

者 七十七人 俱不合 七十二之數 而家語 琴牢 陳

亢懸 直三人 則史記不載 史記公伯寮 鄒單 秦冉

顏何 四人 又家語所無 且其名 字亦多 異同 殊不

可 攷 然而 琴牢 陳亢 見於 論語 孟子 公伯寮 未聞

從事 孔子 則史記 疑誤也 今從 家語 錄之 而附 紀

孔子年譜綱目

六高

史記以備參攷至於祀典之或因或革非所及也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哀公十二年 孔子六十九歲子鯉卒

伯魚年五十 墓孔子 ○季孫欲以田賦 古法丘賦十

賦一乘田賦則每井賦一乘也 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

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

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

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

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

聽 他日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

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昭公夫人吳孟子卒孔子往

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

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十有二月螽季康附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螿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基按康事左傳家語皆有之蔡復賞謂孔子宜以重賦召災儆康子而不當歸過於司歷之失閏遂疑此非孔子之言○是歲顏回卒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於是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回死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

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基按顏回生卒前辯之詳矣通鑑綱目書其卒於是年者從論語也

基按是年春有田賦之訪夏有昭夫人之弔冬有十二月螽之問載於左國家語者確有明文則孔子在魯無復可疑矣而圖譜乃云以子路薦於孔子文子而至衛已復至陳有司敗知禮之問而徵服過宋事當在至陳之前蓋以是時則桓魋專恣之日也然愚竊謂孔子時年已老轍環既倦無復用行之望若以一薦而輒至衛豈如是之僕僕者乎昭公娶吳當時諸侯寧不聞之安知司敗之問必在孟子既卒之後乎而况其卒也實未嘗赴乎桓魋凶人之性虤虤無常其欲害孔子寧必在叛亂之時乎而况伐樹實先於盟蒲乎夫舍其可據者而反影響揣摩於其不可據者亦見其大惑已

巳未 敬王三十八年 哀公十三年 孔子七十歲

庚中敬王三十九年 哀公十四年 孔子七十一歲感獲麟

作春秋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
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
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
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

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孔叢子曰西狩獲麟眾莫之識

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麇身而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

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也至視之果然子游
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
誰應之孔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
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
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家傳曰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
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後西狩獲麟其紱在
焉孔子解紱而自傷也○基按公羊傳有吾道窮之
語杜氏猶無取焉而况自比於麟比人於獸者乎其
非孔子之言可知也至謂麟死紱在解紱自傷更出
附會學者宜有以辨之矣又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
豐沛之邦有赤煙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西北
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傷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
汝為誰曰吾姓赤松字時喬名受記子曰有見乎曰
見一禽如麇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
發薪麟視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
之按此蓋緣漢事而附會者其言誕妄無足取始附

孔子年譜綱目

記之以乃因史記作春秋演孔圖曰得麟之後天下
廣見聞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帛書署曰演
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
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
之法以授之閔因敘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
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九月經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
事據魯親周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
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
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
此類以繩當世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是故筆則

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資一詞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搜神記曰孔子作春

秋制孝經成告備於天天乃決鬱起白霧摩地赤虹目上而下化董仲舒曰

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諸所註記多違舊章仲尼以魯史策書成文致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

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文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必改也○

祭復賞曰按穀梁傳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惑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胡傳曰簫韶九

孔子年譜綱目

突

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遷史與杜預左傳序云直為感麟而作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甲法之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林堯叟集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據四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據又為之作傳則其修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者為是

請討陳恒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闕止有寵於簡公公使為政陳恒憚之闕止欲逐陳氏而立陳

豹豹告陳氏陳恒兄弟遂劫公逐闕止而殺之因執公於舒州未幾弑之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左傳曰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子曰魯為齊弱又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言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戴文光曰魯眾齊半承公問也宋儒疑非孔子語腐矣

辛酉 敬王四十年 哀公十五年 孔子七十二歲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君輒來奔蒯聵之姊伯姬孔懼之母

孔子年譜綱目

也伯姬潛入蒯躓於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立蒯躓子路死於衛初聞
寧使告子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
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
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
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子羔
為衛士師別人之足蒯躓之亂則者守門不報則足
之怨而使入於室以逃難子羔問之對曰君曩者治
臣以法欲臣之免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為吏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乎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
者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
子拜之已哭進死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
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蒯躓之亂衛人狐厲守門

殺子路子路之子仲子崔告孔子欲報父讐孔子曰
行矣子崔即行狐厲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敬王四十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三歲四月已

丑卒於魯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
十二日日必存誤○基按關里志孔庭有祭
要諸書俱作乙丑蓋乙之
與已則魯魚亥豕之訛也

孔子病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
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
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
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
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
兩楹之間卽與賓王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
余余逮將死遂寢疾七日而沒時年七十三矣哀公
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
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僇夫志爲
昏失所爲僇生不能以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
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塋於魯城北泗水上

白虎通曰孔子

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爲之却流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

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塋焉哈以蔬米三具襲衣十

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緝

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廡置髮設披周也說宗

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

也○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

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之曰吾見

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

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弟子皆家

於墓行心喪之禮孔子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

孔子年譜綱目

七十一

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

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

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自後

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

曰孔里焉

孔子環去城一里坐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甕甃爲

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坐樹以百數皆異種相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故有柞枌雜離女貞五味梅檀之木不生荆棘勾刺之草○孔庭纂要曰完聖沒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冢有白兔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魯世世相傳以

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

故所居室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於漢

不絕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寺則笑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少

歷代封謚

孔子自魯哀公誅爲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褒

成宣尼父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孝文

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

進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祖武德二年

尊為先師太宗貞觀二年升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
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
元年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至聖文宣王元武宗
於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我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基按孔子封謚歷代遞改遞增實為誣褻我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因而未革先臣吳沉丘濬等
曾言其非至
世宗肅皇帝從輔臣張聰義改正謚號復先聖先師

之稱易塑像為木主定籩豆樂舞之制使從來陋
習一朝頓洗其崇師重道之至意真足以度越百
矣王

男夏楨較錄

孔子年譜綱目終
孔子年譜綱目

白門于肖龍書
上官顯刻

孔子年譜綱目跋

愚初作是編謂史記雖復舛誤然孔子紀年實始於此故取史記所次叅之左國家語以及通鑑書惟確見其誤者正之其不可攷者仍之三易稿而成編又思闕里一志先聖之家譜存焉於是遍覓藏書家得假一覽已復得孔聖全書爲之叅互攷訂雖未敢謂盡合當年行蹟然而謬誤者或寡矣但闕里志所載年譜事旣簡略而其倫次反較諸書多舛孔聖全書所載圖譜則更師心自用妄改舊編而歷年

事蹟因之又雜錄羣書錯亂無紀愚恐其疑誤後學也間摘其失之顯者辯之附著於篇惟讀者詳焉

孟冬夏洪基又識

